



中国经典名著

希夷梦

(三)

〔元〕汪 寄 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一回	鹿角车毙骁骑取胜 蜂房卵毁屯积成功	1
第二十二回	数节迎刃星驰电掣 一着错布瓦解冰消	18
第二十三回	地利人和援绝可守 依危恃势求隙而攻	35
第二十四回	两函书商量和议 一道表惶恐求成 ..	55
第二十五回	五猴掣天印 百雉炬双毫	73
第二十六回	定河为界大将军封侯 指石喻心老庶长制佞	91
第二十七回	变成法补全成法 戮贪员惩劝贪员 ..	109
第二十八回	追逃犯得金船渡弱水 求快婿将木氏作王郎	132
第二十九回	招驸马笼络英雄 认公主成全窈窕 ..	153

第二十一回 鹿角车毙骁骑取胜 蜂房卵毁屯积成功

这回单说童体仁差喜达报捷去后，同石犴等率领军士到柘藤林。铁鹞奏道：“木石丛杂，难于力攻。”童体仁道：“既来此间，断无罢理。果不利于骑，何妨步战？”说毕下马，当先杀进，铁鹞带众尽行跟随。只见一将缓辔徐来，却系茅游领着兵卒，挺鞭叫骂。童体仁、铁鹞迎上，茅游渐退。童体仁加紧向前，茅游弃骑诱陷重地，暗号照应，埋伏四起掩截。石犴在外鸣金，童体仁杀回，铁鹞紧紧保护。无奈柘藤枝条碍手绊脚，钩袖挽袍，虽然溃出，各人俱受有伤，领来将士，只逃脱十余名。童体仁懊极，与铁鹞道：“不听卿言，致遭败阵。”铁鹞道：“明晨全军俱入，分布各方，然后逐杀。”石犴道：“终是彼熟我生，有损无益。”铁鹞道：“然则何从取胜？”石犴道：“岂未闻夫深林茂草，火而伺攻乎？此已叶落汁枯，焚之甚便。待风生发，由上燃烧，可不费力而破寨。”童体仁、铁鹞大喜，安排硝磺物料以待。

自晚至早，又系薄暮，偏偏无风，童体仁急得暴跳。及更鼓时，忽听树杪有交击之声，出帐审视。石犴道：“势可候矣，请命定夺。”童体仁道：“贤卿速为调度。”石犴令三百军士持具趋北，分头放火，使铁鹞领兵五百名保护。须臾间，风力紧急，烈势猖狂，光明照耀，枝柯皆似珊瑚，西南半壁满空烟焰。到天大亮，风声更猛，火势反衰。却因林木自北而起，复折向西，将自北而南的毁尽；折过西



边的，因风反背，便即灭熄。童体仁犹欲令军士复往燃烧，石犴道：“火焚藤柘，原为碍路，今已去了十有余里，速治余桩，尽够驰逐。”童体仁依允，使铁鹞另带二千军士前往平治烬根，令石犴仍回巡视所得诸城，令诸将士准备收拾马匹，以便攻龋再说茅游知双龙纵火，连忙率军士扑救，奈已通天，万难遏止，因退出，屯于炎威不到之地。天明欲仍依林而守，忽见将官飞马持着刻箭道：“奉王镇军将军之命，昨望半壁通红，定系敌人焚破柘藤，形势既失，可徐退归，毋得违误！”茅游遵令回乌枫岭。行近石子冈，见王之华列阵于顶，慌着营前请罪。之华道：“非汝之过，乃我欺童体仁恃勇不知谋略所致。”

若先以精兵暗于上风旋转保护，有寇近林，即出而旋夹冲杀之，彼安能得志？今令蔚然、饶拱备办要件，汝所领之卒劳矣，不必候战，付晁照带往后边差使可也。“不说诸将遵奉，密地安排，却说铁鹞整整费了一天气力，方将焦根除尽，开出道路。童体仁令诸将次早拔寨都起，铁鹞在前为先锋，自己押后为应援。铁鹞驰进，见当道石子平冈，约高五七丈，上有军马屯扎。来到下面呼道：“柘藤林险隘尚为我夺，今这低坡何能拒守？莫若速速归降，断不薄待。”当有犀利携枪策马应道：“汝等远离巢穴，如鱼游釜中，犹敢出此大言么？今拿住汝这狂妄鳞畜，碎尸万段！”原来双龙岛人最恼的系骂他鳞畜，铁鹞闻得二字，咬钢牙举抓狠击。犀利挺枪战过五合，抵当慌忙，茅游舞鞭相助，方才敌祝又斗十余合，犀利发枪，中铁鹞左腿。铁鹞左抓架开鞭，右手飞抓击到，犀利用枪隔落。抓力凶猛，打碎马头，一齐倒地。犀利左腿为伤马压住，急拔出



来，不妨铁鹞坐骑近前张口咬住脚肚，犀利收枪狠刺，那马闭目弭耳，皮如钢铁，枪无人处，摆项摇头，将肉连靴咬下，犀利痛得拚命乱爬，幸亏铁鹞单抓不便，且为茅游缠住，犀利因而得脱。王之华望见童体仁又到，鸣金收兵，茅游回冈。

童体仁见铁鹞腿上着伤，又失去金抓，大怒，当先上岭，王之华使锤迎敌。二十余合，童体仁转顾，人马俱倒在冈麓，跌的跌，爬的爬，不敢恋战，旋骑下冈。王之华令勾枪队奋勇捉拿。原来此马虽浑身生成铁甲，喉下蹄中却系软肉，浅草平沙驰逐比风更快。今石子冈俱系大小磊磊石子、石块，小者碰得脚痛，尖者戳入肉里，所以尽倒。童体仁骑的，乃系龙种，身强力大，四蹄用金裹锌，驰驱无异。群马力小，裹钉即不能行。当时，童体仁见捉拿兵士，复上冈赶杀，将士卒尽行救回。勾枪队护马三十余匹缴令，王之华见与本国产者微异，又反复细看，蹄形似鹅鸭掌而厚，当中肉白如脂，项下莹润如玉，二处俱绵软，浑身鳞甲坚似金钢，大小齿牙利如锥刃。之华道：“果与志册相符，沿边居民每年受害颇众。此种恶类，宜尽除之。”令茅游领军士搬往后山熬油，收贮备用。

这边童体仁无法过冈，飞召石犴来计议，自领兵将在平地诱敌。上边军士排列坐着不动，百般笑骂。童体仁大怒，令诸将步行登陆。浮石军士随取石子乱击，百发百中，打得血流肢痛，莫能向前。童体仁愤极，加鞭奋冲数次，俱为飞石击回，无法可作。气懣了两日，石犴方到。原来石犴巡视城邑，一面差使回岛收马，闻召赶奔营前，恰好马已尽行带到，共八千余匹。童体仁将不能过冈的话与之



商议，石犴跨骑左右看过，命军士各具布袋，盛沙土五斗，即刻交割。军士得令，纷纷将粮饷囊橐，撬掘沙土，装满交割。石犴使搬至冈边，解袋倾出，自下漫上，填造大路，须臾便成。如何并无阻拦？却是先时，王之华见有将官，看过去后，敌军携囊取土，早知系为填冈而设。因令军士退后，离岭五十里下寨。蔚然、饶拱、晁照、茅游俱来参见，王之华问道：“二事俱齐全备？”蔚然等道：“今日方了。”之华道：“蔚然、饶拱各须骑兵五百，分伏岭前，闻炮齐起赶逐掩杀；茅游、晁照各领巨斧兵五百，退于岭下二里外红叶林左右，结成方阵。”四将去讫，自领五百骑兵屯于营内养息。

果然，童体仁等将路填平，长驱而至。王之华弃营往后退避。童体仁骑快，当先赶着。之华舞锤回斗数合，得空便走。

童体仁追及，旋斗五六合又逃。如此数次，加鞭驰骤，入于两方阵之间。铁鹞、石犴领骑兵如潮涌到，奋勇摧打。忽闻子母炮声，地下呼呼隆隆，一片响动，马俱不行，两边山坞内，尽系欢呼之声，那知多少人众抄出赶来。石犴恐怕中计，慌令鸣金，大队转骑，齐声发喊。石犴倒栽地下，军士走的走，爬的爬。再看马时，或左或右，一蹄陷于土中，搀扶不起。铁鹞与兵将俱系徒步奔出，童体仁拦杀抄来的骑兵。铁鹞见失却石犴，复冲入阵，极力救得，命健卒抬行，自己跟随保护。不防茅游、晁照两旁掩来，俱系巨斧，凶猛莫当。铁鹞喊道：“诸将速石夺路，有我断后。”且战且走，遇得童体仁，合着恶杀突围。虽然出阵，奈军士失去三千有零，逃得命者，又俱受重伤。人阵



五千铁甲骁骑，遭陷无半匹得返，石犴跌伤右臂，回过石子冈头，坐下歇息。童体仁叹道：“王之华是何等人，这般狠毒，拿住他时，定行碎剝报仇。”石犴取丹敷臂道：“胜败军家之常，毋得自乱，犹存未伤壮士六千，铁甲万骑，尚堪大战。惟令步军居前，挑地觅空，凡低凹之处，掘土随而填之。”

且探彼原兵只余三千，近日死伤亦必不少。虽闻接应，尚未曾到。我有精兵六千，此岭之势又非如我岛之东西口，双爪、双毫等处十分危峻，今令众分途而上，彼岂能当？再访得逾岭无多路程即系上石林谷，过去直行二百余里均系坦途，袤延二千余里沃壤，惟平冈小阜，浮金进兵，亦由其中而行。是我得岭得谷，则与浮金气通势连矣。”童体仁正在商议，忽闻石子冈后有风吹旗角口向声。童体仁慌忙跨马上巔观看，却系王之华结阵在下。童体仁大怒道：“王之华，汝欺人大甚！”加鞭挥斧杀来。铁鹞等只得起身同赶过冈。闻得鼓声大震，两旁拥出骑兵，圈裹拢合。童体仁战住王之华，铁鹞领着残兵突阵，三番五次，哪里冲得开去。甩抓打一骑兵下地，翻身跨上，又抢匹马与石犴乘坐破围。童体仁始终勇猛，撇掉王之华，引领败卒奋勇砍杀，数出数人，只救得石犴、铁鹞，余兵尽被伤倒。三人狼狽奔归古岸。

王之华回岭，诸将各报获功，所得军装器械无算。王之华道：“敌人虽败，尤有军马，定然只行前来报复。”辛熬道：“又是竹筒内送命也。”之华道：“不可。先因其初至而用之，今彼已知；岂可复恃？须另易他法，始能济事。闻说乌枫岭之旁有二谷：右名荫谷，谷内广产大竹；左名



肠谷，谷内广产鹿角木。之华早令饶拱取木造车，蔚然截竹为筒。车系四枝交搭，筒系五个攒成。削竹为签，煮以麻药，安置筒中，于岭前多方挖土埋好，上用硝磺拌煮细索，十字牵连捆扎，覆筒口上。复将速药走线缠绕。诸索结总于药匣之中，上盖大竹叶，微加浮土，人马往来无损，惟诱敌骑入于圈内，掣动机括，总结匣内铁轮行转，触石出火，药燃结焚，走线散开，顷刻通盘俱到，筒口硝磺线索毁去，筒上空虚，马足易陷，遭签尖刺着，药性窜行于筋络，自不能动。所以童体仁领进阵之五千骑无有脱者。”当下李熬道：“用何法败他？”之华令蔚然将演车军士召来。只见推出小车五百辆，俱系两竿单轮。两竿前端横钉孔木，中竖短竿，上系布囊。两竿上交叉坚钉鹿角木四枝，锯开木梢，各用银藤锋镞嵌合扎紧，短竿囊内便贮香料。令二士为正副持猫竹弩，带短兵，挟竿而前，二士持矛戟随之，聚散起伏，偏凑斜迎，直逢仰接，无不便利。未出，则士居车前；既阵，则车为士蔽。教习已成，俱依法则。乃令安息养力，所以闻呼立刻齐集。当下柘藤林探马报：童体仁大军已出古岸城。茅游道：“童寇必尽其精锐，穴巢自虚，可袭而复也。”之华道：“古岸遭贺德涂炭久矣，今匪众虽俱来，民畏其法，见我兵弱，必代固守。若密袭之，是我戕民也。况现兵无余多，多分则此处不足用，少分又不济事。虽似奇功，有这两层，不可得而为也。汝今率百骑，各带枝帚并竹筒两个，将前所熬马油拌熟料装一筒，一筒盛油，封固，绕石子冈柘藤林之南，过西冈之东，到古岸城下寇马篷内，将料引出，令军士分抛饲之，用竹枝帚将油细细遍洒于各马身上，务必均沾，勿误。”茅游



得令回去。

石子冈探卒又报：“童体仁大众已离柘藤林矣。”之华令将士饱餐毕，徐徐下岭，令蔚然、饶拱管阵，自带辛熬、晁照立于军前。只见铁鹞当先领兵扑地，随后甲马浩浩漫漫杀来。晁照使两口宝剑骤出挡祝辛熬见铁鹞抓法紧密，舞动狼牙棒赶上夹攻。童体仁又到，之华接着。战过五合，一声锣响，阵分两半。之华架开斧，拍马同辛熬、晁照奔入阵内。铁鹞也跟着闯进，只见兵齐退，却露有许多枝枝桠桠物件，昂然疾趋。童体仁举斧狠劈，怎奈此木质柔性坚，遇软则硬，遇硬返软。所以随斧上下，凭抓往来，劈不断，勾不开。童体仁怒得无法。石犴后队兵到，使长枪居前，勾车冲阵，令军趋左右袭岭，以诱分散。童体仁大喜，命石犴、铁鹞袭岭！自提长柄利斧，领军攻打。只见对阵亦解释开来，或十或五，屯聚为队，或前遮或后赶，或横截或斜迎，如群鸦弄风，浮萍逐浪。童体仁鸣金，石犴、铁鹞回军，东追西逐，引得人饥马饿。车复合拢，车在兵后，兵随将击。童体仁等三面攻取，又闻锣声，阵便排列，兵退入内，将亦奔回。忽有阵阵香气扑鼻，引得铁骑举头张嘴，不肯驰骤，却系轮前竿上囊内贮着熟料。群马仰望着竿，腾奔想吃，多有将兵掀翻跌下者。忽然炮响，弩箭如蝗，箭身细微，遮隔不及，透甲洞背，中者立死。群马奔食，自将项下软肉露张，车兵即使鹿角锋梢迎刺，犹如穿絮，立即倒地。士遭弩毙，马受锋亡，片刻之间，数千精卒铁骑纵横尽丧，只剩得童体仁、石犴、铁鹞三匹退走。之华领将驱逐，石犴先奔。

童体仁恨极，挥斧恶斗之华，辛熬、晁照双战铁鹞。



杀到酣处，辛熬猛棒盖下，铁鹞仰闪，打中鞍鞵，力重钉深入木，急切拨不得出。铁鹞一抓击到，辛熬急躲，双手摇脱棒来，借势自下挑上。铁鹞右抓方扫晃照双剑，左膊为狼牙棒勾住，慌收右抓打来，击个正着，辛熬脑裂而死。晃照双剑并下，铁鹞右膊亦为砍断，负痛而逃，马忽陷入索圈，绊倒在地，军士齐上擒回。童体仁见铁鹞遭缚，难于救护，只得败走。之华也不追赶，收兵回岭。茅游缴令禀称饲洒已遍，晃照绑得铁鹞报功，之华令用槛车槛好，具文申报，解往云平岭。查点折了辛熬，嗟咨不已，令将士殓埋，然后休息，以便收城。

再说童体仁赶上石犴，回到古岸，见群马在坡上打滚，童体仁道：“居篷内的这多兵卒将士为何不来接应？”石犴道：“莫非兵败逃散了。”正在疑惑，已到居篷，但见尸横满地，一人全无。体仁大惊道：“旗角已无，谅难久停。”忽探子报道：“浮石之兵来围古岸，只不过六十里了。”石犴道：“臣早知浮石之兵必来。今此城兵少，实难久守。不如弃城回双龙。”体仁道：“费去若干钱粮兵马取得此城。”石犴道：“兵粮不足，万不能守。若待兵临城下，虽欲去不可得也。且弹丸小城，弃之亦不足为吾轻重，又何必念念于此哉！且双龙乃根本之地，万一有变，则无家可归，而貽笑于天下矣。”体仁道：“卿言亦是，我当思之。”次日平明，即召石犴问道：“浮石之兵若何？”石犴道：“探马报，只隔卅里了。古云：当结而不结者，愚人也。今事在燃眉，而优柔不结，此取败之道也。况双龙，根本之地，岛高城固，粮草丰足，兵民用命，内修政治，外结邻国，即世仇可复矣。”体仁闻言，一跃而起曰：“卿言是



也，吾心已结。”遂下令：“双龙人马一齐起行。”复问道：“我此行，心实不定而难安，卿将何以告我？”石犴道：“而今急也无用，只有归国招募兵将，结约诸岛，令现在各城头目速回双龙，臣往浮金营前报讯，说彼分兵，取岭复仇。”童体仁道：“惟有如此。将所存粮散给百姓，使传令于各城。”石犴道：“我们在这里有威无恩，不可久留，恐遭暗算。”童体仁大恸。石犴自炊进膳，君臣饱餐，痛哭分别。

莫表童体仁惶惶归岛，再说石犴次日至大树谷，闻得前面音声繁杂，便勒住马，意欲潜避，已为来众看见，发喊跑到拿祝问道：“你实说，系哪里逃脱的？”石犴见有三百余人，都戴浮金章号，便放下心，答道：“我乃双龙岛将官，只缘兵败，住浮金请救，未识诸位将军驾过，触冒罪甚！”那为头的笑道：“你无庸徒劳罢，我们都属浮金将士，因为邪臣谤杀大将，是以思想：便血战成功，俱系奸党受赏，有奉承未到之处，立至死亡，莫若哲身远祸，五千余人一时同散。浮金将士自顾不暇，安能救汝？”石犴道：“既到这里，也须前往，方能覆命。”为首的道：“你必要去，但恐有伤性命。今索性相赠小旗一面，遇似我们形状者，即持交验，彼自宽释勿害也。”石犴受旗拜谢，南行两日，到独锁渡东岸，言明来历，将士押送过河，进营朝见。浮金主问清事体，吁嗟不已。石犴退出。

忽有国内急报，浮石通明关龙逊父子袭人丹凤，欲计取龟息，为相国所觉，获得敌将。浮金主大惊，视郎福厚道：“浮石用兵，可谓神速而兼鬼蜮。前时截劫冠军，枭我白额虎，随袭品字左城，窥探百结关，今又暗入丹凤。



南边地方城池尚不知如何。前营罗多材众散，为民掳降，钟受禄之兵回复叛走，钟受禄又为盗所杀。若冠军在，何至于此？今双龙全师尽丧，天印虽屡胜，然亦安能独存？往日功劳俱成灰烬。应即召子直等早同归国。若百结关为敌人所夺，我国君臣士卒皆无生路矣！”道犹未了，又有双敖谷紧报，浮金主惊道：“噫！粮草休矣。可取报文进览。”且说这双敖谷在金蟹山前，两山交抱峙立，如二敖之状，故名双敖谷。中间宽敞可以堆积。因其山势险峻，包藏周密，前有曲港通洋，便于搬运，故将粮草屯在其内，令正副将官三员守之，防备严紧，并非懈担无如神算出奇，超乎意料之外。所以遭焚，乃不知火自敌纵。且听从头叙来。

山盈当日在云平岭受客卿吩咐，于后帐柜内领得包裹，见封条写道：“付山盈到思神港开视。”想道：“虽闻有此地名，犹不知在南在北。”暗令家丁访清了，收拾干粮，单身赶奔。

次日，将晚行到住下，将包裹取出，揭去封条，打开看时，有个油纸包、四个鸡卵、一枝银藤杖——约长二尺四寸，梢上生成小眼，又有无柄斧头一件，却有纵横二孔，一个铁链扣钉。

细想不解其意。将其装试，可以为锄，可以为斧。再将油纸包拆破，却系衣裤，首套上面，俱系彩画神纹，里面系浮金的字号。寻思道：“这系水具，又有斧头，定系因我善泅，使往独锁渡、交渡津二处劈船。其鸡卵何所用处？”委决不下，复将包裹等件细检，于首套内抖出单子，写道：水衣全制、银头斧一柄、蜂房自燃卵四枚，藏固小



心，往双敖谷焚烧粮草，毋忽！

看毕道：“我说此卵必有所用。但双敖谷在黄花洲对岸，乃浮金边界屯粮重地，势必严兵把守，如何焚烧得来？好难题目也！”又想到：“客卿算无遗策，断不致送我于死地。且毁去单子，收好各件，明晨前进，看事而行。”次日，路上却绝拦阻，惟见纷纷逃难百姓自北而过，俱称岛寇胜于恶神，放火抢掳，马要吃人，凶残莫当。山盈惊道：“双龙兵势如此横暴，自然占去多少城邑。”一面走一面想，忽有人抢上抓住胸脯道：“拿着你了！”山盈看时，十余兵士皆浮金装束，着实骇慌，连话也说不出。众军将包裹打开翻看，问道：“尔系甚生涯？”山盈见翻落号衣，陡然生计道：“实不相瞒，吾乃奉龟息城烛相国令，往黄云城云平岭窥探。”众军听见烛相国三字，便叫放手。又问道：“令干何事？”山盈道：“小于善放火，善没水。相国密令潜入浮石，得便逢库烧库，逢粮烧粮，逢草烧草。”问道：“烧得哪些地方？”山盈道：“各处守备严紧，限又逼迫，无便可乘。还要受责哩！”众军道：“烛相国最体量人情，真是十分提防！责却可免。”山盈道：“果如所言，受赐厚矣。”众军道：“今日闻得韩冠军回国，为人劫去，尔曾晓得么？”山盈道：“只闻罗多材被百姓所掳，却未闻冠军被劫。”众军慌问道：“罗多材怎样被百姓所掳？”山盈道：“昨于途间听得底里，尚须探访。”众军道：“惜乎不知其详。若说与我们明白，也系快事。索性告诉足下：我等皆因冠军遭谗激死，忿怒而散。若相国为将，我们俱归出力也。”山盈道：“众位正好同回归息。”众军道：“若是这般，不如不散了。”山盈道：“然则何以为生？”众军



道：“既莫能服邪臣，又莫可降敌国，惟有分栖岩穴，采草苗木实射猎以为生耳。主上省破，诛灭群奸，我等即归自首请罪。”山盈道：“诸公忠于王室，君相哪里得知！小人到都，遇便即将原委细禀相国，或者即召诸公，共御强敌。”众军道：“辜负盛情！相国虽深信于主上，冠军尚遭谗死，何况我等！佞幸在朝，宁终老于山林，断不出也。”山盈道：“相国常恨此辈。今谤杀大将，兵岂能胜？”

主上悔悟，鄙夫定正典刑，自可相聚。”众军举手道：“但愿，但愿！”欣然拱别。

山盈由青钱山这条路又行了天半，方到黄花洲边。远望茫茫，不知何处是岸。天色已晚，并无船只往来，乃将衣裤，首套穿齐，各物藏好，插着银藤斧，泳入洋底，直行前去，由浅渐深，半天时候，复自底而上。遇着坚壁碍路，冒仰细视，一带都如这般模样，想必是靠边了。便爬登岸，将衣裤穿好，再看时，却系个悬岩大石山，全无路径、只得坐下打盹。醒来天亮，往上望去，愈远愈高。坐的所在却系悬岩大石尽头，两边青草沙洲，并不见人，好生烦恼。忽闻隐隐有低昂歌声，观沙洲左右，俱无形影，抑扬渐近，转面看时，有数只大船连帮放将过来。山盈见景生计，招手高呼救人，船上只作不曾听着。

山盈望得渐到坡岸，慌起身赶奔大壕，那船始停住，问道：“尔系何处军士？”山盈道：“俺乃巡兵，因渡洋失足，泅到这里，不知属何地方。虽未丧命，腹馁欲死，乞诸位拯救，借渡过去。”梢公使水手摇过脚艇来笑道：“尔不小心，致坠水内，今遇我们，便是造化。各人俱奉有令，谁能此刻渡尔？好冒失鬼的话！须待公事办齐，顺带过



去。”山盈道：“诸位办甚的事？”水手道：“尔有眼无珠么？今往双敖谷装运粮草，可速上罢！”山盈听得“双敖谷”三字，便如搔着痒处，喜得说不出来，忙跳落脚艇，爬登大船道：“蒙诸位救援，恩德必定负鞍以报。”水手道：“俱属本国同胞，哪个望报？尔可会唱么？”山盈道：“略知几何，恐不中听。”众人喜道：“逢场作戏，以消长日，哪个系俳优呢？你且吃饭，我们开行轮唱哩。”乃起锚拽篷，圈围坐下，指点板脚作句，你唱我和，此歇彼起。

不觉沿洲放下三十余里，转弯又五十余里，方才来到港口，两旁各有营寨，中设截流铁网。运草军士持符进营，验讫，将官各出，向网边并港前后细看水花，方令松网。军士将绞关松下，铃铃当当，音声纷乱。那网俱系五寸长的铁条，两头扭转煅结，间安金铃，凡物触着即响，所以略加松动，铃当不止。各船过尽，仍旧绞起。又入二里多路，看两岸俱有木栏，空处只得四寸宽，其外帐篷牵联，又有木关截在港中，上面复挂铁网。见有船只，将木栏上锁开开，去管，去关门，放下铁网，各草船鱼贯进毕，即绞网上关上管。再看两边栏外，帐篷直到山脚。望见一条悬岩大青石岭，山盈道：“好条大怪岭！”梢公道：“这名金蟹山，那两座小山，名左敖、右敖，其内系双敖谷。尔先喊救处，即在此谷之后。”山盈道：“旋过来若干路？”梢公道：“后面转到前面，足足九十里。”山盈细看形势，果然似蟹。

船到小山下，复斜入内，停泊坡前。两山各有石嘴，真似敖像。中间一片蓬松白土，俨如喷的浮沫。山盈随众登岸，到小山顶营内投呈文书。立时拨发粮袋草束，俱用



谷内军士搬出，交与外营军士送至船边。山盈看那白土西，亦到高水闸栏，栏上接着铁网，左右敖顶各立有寨，中间山巅又系一个大营，四围俱系拦网。想道：“这般严紧，不趁此刻混进，却待何时！”便随众趋近寨门，再往里走，只见门内坐着两位将官，叱道：“拿下！”内外齐声发喊，数十把索柄挠勾齐乘搭住拖翻，山盈吓得魂飞魄散。幸亏军士认得，代禀道：“这系运船上的。”将官道：“如何藐玩法令？”山盈慌磕头道：“初次当差，望将军宽恕！”将官道：“尔不见告示字么？”山盈仰见门边悬着木榜写道：非本谷将士，过此限者，以奸细论。山盈方知原委，连忙抢地呼天，血流额破。将官道：“幸而足未逾户，不然，莫能原也。”叱鞭四十，逐出。两旁军士放下软钩捆起，责讫，推上草船。水手抱怨道：“尔如何乱走？若再进数步，连我们都不得干净了。”山盈浑身痛楚，倒在舱里，只是哼。

痛定了爬到后梢，拿只碗，暗将防身护命的灵丹取置碗内，用杓柄捣碎，尿尿和匀吞下，钻入草中睡去。及至醒觉，全无痛楚。退出看时，船在洋中放行。众人正唱得热闹，见山盈，笑道：“打也打得凶，睡也睡得足。昨日晚膳，今早仍四处搜寻，想也饿够了。快来吃碗午饭好唱哩。”山盈答应，向前饱餐，又随众胡乱唱过几曲，已到品字城，停泊下来，寻思道：“从这条路回国要过各处关隘，倘或盘诘败露，岂非离虎穴入狼窠？不如仍转旧路。”见众人纷纷搬草，堆垛岸边，便向艄公道：“奉令机密，另由他途有事。

重生之德，容缓图报。”艄公道：“已系下午，可再草



榻一宵。“山盈道：”恐误限期。“拱手谢别，复往上行。天色将晚，想道：“奉令办公，微劳未著。庶长客宿官各处失城之罪，诸将皆建功绩，我独全无。归家既难对庶长客卿，更有何颜近同列，回乡里？索性复往，不幸死于敌人之手，也博个为国捐躯的芳名。幸而如愿，这件勋劳，谁人比得？”意思决了，就地趺坐，吃些干粮，连夜趲奔百十余里，又到黄花洲。四顾无人，将衣裤穿好，带紧首套，插着锄斧，看定东北，没人洋中。底下如昼，踊身观望，天却漆黑。乃浮卧，随潮顺淌。始信传说，凡是海底，天愈昏暗反加雪亮。今见光明，所以放心，仰面露身。又经多时，审视蟹山隐隐，却在背后，知系行过了，复审定洄回。忽然震动非常，沉落视去，乃系两个巨鼉，斗得波翻浪沸。远望有一死尸横在洋底，料道鼉因食竞，心中老大不忍。潜走近前，带住尸脚，轻轻拖向港口。又见荡漾汹涌，回看那鼉，争奔赶来，便将尸推往东行，挥锄以拒。

只见铁网已在咫尺内。正想经过之策，不知那网大半竖立，有小半横铺水底，手忙脚乱，正跳得横铺的边索，觉得响动，铁网渐高，慌将尸首丢弃。跳出看时，那两只大鼉飞速追抢死尸，齐奔入内，网俱绞起。便乘空由下直向里行。又见网栏在前，脚下步步担心。此网却不比口头的止到底就罢了，无有一半平铺，却近贴于槛上，关栏大木，根根深钉入泥。空缝只有三寸宽细。看中间虽有关门，上下左右嵌定，莫能移动。听得说道：“网上拿得好大两个水老虎，可去看来。”山盈伏祝及至耳内无声，再靠岸畔摸时，竖木紧紧排着，毫无空处。摸捏那岸，却系坚土，想道有理，乃于栏根外旁用锄斧轻挖。土坚锄利，大块小

